

这些天以来,我骑着我的“宝马”行驶在上班的路上,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是做了一个不太现实的梦一般。我依然徘徊于梦中。来到公司门卫处,门卫请我停下,问我有什么事情。我才从不真实中回归现实,从容地打卡,惊得门卫嘴张成了O型,似是看到了星外来客般。我回他一个笑脸,留下尚存疑惑的他,朝厂区而去。

我都感觉自己有些小人得志的样子了,是啊,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一天。我以为我此生只能做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之人,依靠着丈夫女儿甘做一个在外是家庭主妇,在内是不能独立的脱离社会的人。

我写作的初衷只是想打发掉没有女儿在身边的寂寞时日,同时给自己找一个情感的出口,把我的内心感受用我的文字表达出来。不在乎有没有人欣赏,并自嘲说像我如此有深度的人,是不会被世俗的社会所接纳的。历史上多少文人墨客不是如我一般不得志,最终抑郁而终吗?

从开始的不足百字开始,我逼迫着自己要坚持下去。在女儿面前,我的那些自夸和承诺不能变成食言,在我唯一一个粉丝面前我是不会跌份的。就这样,我硬扛着,为的是激励女儿和我共同进步。想起女儿离家上大学时跟我的约定:在同一天空下,不同时空,我们各自努力,去实现我们心中的梦想!

翻开七年前为纪念母亲而写下不足几十个字悲伤思念的文字,我再次潸然泪下,决定从此起航,开始我梦想的追逐之路。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开始了书写母亲一生为我付出的点点滴滴,那种不求回报的人间大爱让我热泪长流。我又想起二哥对我说的话,他说文字写出来首先要能打动自己,而后才能打动别人。将二者融会贯通了,你的文字就可以称得上是文章了。真情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我对母亲的思念就如汨汨清流般自然流淌了出来。

就这样,我凭借这篇发自肺腑的短文,遇到了今生我的第一个伯乐,她是如此优雅的一个知性女子,她翩然而至,带我飞上另一个高度,让我明白我就是一块深埋于泥中的玉石,只待将掩盖于表象下的污渍拭擦掉,就会还回一块温润冰晶的美玉。我知道她是为了激励我才这样抬高我的。虚荣心使然,能得到别人的欣赏与认可,当然是件再美不过的事情了。我不能辜负了伯乐的赏识,即使不是千里马,也会努力像四千里马那般向前奔驰。

我的思路越来越宽,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般一发而不可收,对父母的爱,对女儿的爱,周遭人们对我的好……一点点被激发出来。我猛然发现,原来我一直被爱紧紧地包围着,却被报怨蒙蔽了双眼。原来阳光是如此地灿烂,只是一直被浓厚的云层

那一年,离开学仅有一天了,他还没有收到高中《入学通知书》,他盼望着,他明白,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他可能没有读高中的机会了。

他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优秀,一直担任班干部,给同学们的第一印象是酷酷的。初中毕业后,他默默无闻地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他是生产队男女社员最喜爱的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的小伙子,无论挑、踩、栽、割,还是推草、扬锨、耕田、耙地,他都干得得心应手。出工时,他被全大队民工推荐做政工工作和卫生保健工作。那一年推荐上高中,前提条件是贫下中农子女,凡是贫下中农子女,学习成绩再差都可以被录取。生产队的其他几位初中同学都拿到了高中《入学通知书》,唯独他却一直盼望着,直到开学的前一天他仍在盼望。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成分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切。尽管学习成绩再好,尽管参加生产劳动再能吃苦,尽管在小青年中出类拔萃,“成分”的围墙却挡住了他的理想。

我和他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有一天他到我家问我:“你拿到《入学通知书》了吧?”我说:“老师已经送来好多天了,不信拿给你看。”他说:“我不想看。”我问他:“难道你没有拿到吗?”他惆怅地说:“我是没有指望了,只能一辈子修地球了。”我劝他:“你不要急,也许通知书是分批送的。”他说:“这不可能,已经快要开学了,哪有开学后送通知书的。”我说:“上不上高中无所谓,知识青年还下放劳动呢,何况我们这些人。凭你的聪明才智,将来肯定比我们有出息,我是自愧不如,对上学不感兴趣。”他说:“知识是无穷尽的,给你的机会一定要珍惜。”我说:“如果有这个可能,我情愿将高中让你上。”他说:“谢谢你的好意,你是属于‘心红根正’的那类人,说不定还有上大学的机会呢。”我问他:“你为什么劳动那么卖力,我们都是同龄人,你哪有那么多使不完的劲?”他说:“我们没有你们幸运,只有用劳动来消磨时光,用劳动来磨练自己,用劳动来发泄心中的郁闷。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看书,有时看到深夜。”“你看些什么书?”“这些不能告诉你。”后来我才知道,他看的是那个年代的“禁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钢》《红楼梦》《三家巷》等,这些书是下放的女知青偷偷送给他看的,他还看了不少中医药书籍。他承认,曾经有下放的女知青特别关心他,可他却无动于衷。他说,下放的知识青年最终是要上城去的,自己是种田

站在光明桥上
看家乡的三阳河
浪花朵朵,商船一路高歌
两岸葱葱茏茏
禽鸟声声

奔涌着炽热如霞的风流
曾经风雨模糊,锈迹江湖

水乡儿女用辛勤组合成速度
水乡儿女用执著澎湃成信念

温暖

□ 韦彩霞

所遮蔽,一旦冲破这迷雾,天空是如此清纯蔚蓝。

心摆正了地方,好运接踵而至。别人看我的眼光由原来的怜悯变成了正视,公司董事长看完我写的文字,也对我一路开了绿灯。我可以像别人那样凭借自己的能力做事,挣一分足以生活的工资了。能做到自食其力,是我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虽说在家我并没有白吃饭,可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没有想到的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等着我呢。昨天,负责厂报的领导找到了我,告诉我董事长很欣赏我的才华,决定给我安排一个较为轻松的工作,让我有更多空余的时间写我的文字。希望我放下一切包袱,好好努力,致力于我的文字创作。

听完这些话,热流瞬间流遍了我的全身,我有一种在梦中的感觉,仿佛天和地掉了个个,又像是由地上突然腾云驾雾般。让人难以相信,可实实在在地发生着,领导的话仍言犹在耳。越努力,会越幸运。我一边在心中默念着,一边下得楼来,拧一下自己,是真的。我的手中分明还拿着领导给我的 EMAIL 邮箱地址。

就算现在有人再用轻慢和鄙视的态度对我,我也会回他一个灿烂无比的笑脸,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此刻温暖满心的快乐,我终于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去写我的文字了,把兴趣和爱好与工作相结合,生活像彻底翻牌一般,我阴霾的那一面被扫除掉了,我成了天下最幸福的那个人。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周围那些给我温暖的人们带给我的好运,是伯乐与董事长的赏识,让我的内心如一腔熊熊燃烧着的火炉,曾经受苦、经历的磨难,都被这火烧得只剩下灰烬了。今后的路该如何走,我得认真仔细地想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不再是孤单前行的了。

晚上女儿打电话回来,告诉我她参加的英语演讲比赛拿了二等奖,在演讲的文字中还提到了我的马拉松。我也告诉女儿我们领导的决定,我们相互喜悦着对方的喜悦,并不忘相互告诫对方,过去的已经过去,在未来的道路上,一个个挑战会接踵而至,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继续前行。

我记住了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努力过了,不管结果如何,自己都不会再有遗憾!

把温暖当成前行的火把,继续照亮前进的方向。

人,不能影响人家的前途。他非常羡慕我们拿到了高中《入学通知书》。我劝他:“不管你自身条件如何,只要你牢记心中的理想,微笑面对生活,一切皆有可能,勤奋刻苦会创造生命的

奇迹,只要你去做,你就是你的奇迹。”他说:“再远大的理想,在这个‘造反有理’的年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舞台,即使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染绿大地的魅力,那看似不起眼的小草,也有它辽阔的空间和舞台。”他说:“是的,人生的舞台确实辽阔,辽阔得一望无垠,碧海蓝天,但谁能摆脱唯成分论的精神枷锁呢?”我说:“我们总会捡拾到许许多多的温暖,祝愿你有勇气、有力量度过艰难黯淡的境遇!”

学校开学的前一天,他带着失望的心情,背着粪筐和生产队的几位社员到赤岸大圩民工工地去拾粪,拾粪是个既脏又苦又累的劳动,他想在艰辛的劳动中冲淡积淀在脑海里的梦想。太阳西斜时,他们各人抬了满两筐粪,挑着往回赶,其他人都是一路号子声,唯有他一声不吭。他们累了就在路边休息一会儿,其他人休息时谈笑风生,而他却独自一人坐在一旁沉思。傍晚,当他们小憩后站起身来,准备继续往家赶时,无意中,有一个过路的人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到勤丰丁庄怎么走?”其中一个社员指了指不远处村庄答道:“前面那几个村庄就是。”路人“哦”了一声,又问:“你们知道马荣住在哪个庄子上吗?”另一位社员答道:“前面一个村庄过去,第二个村庄就是。”这位社员反问道:“你找马荣有什么事?”路人答道:“送《入学通知书》。”这位社员莫名其妙地又问:“什么《入学通知书》?”那人答道:“高中《入学通知书》。”这位社员指了指前面的马荣说:“他就是马荣。”随即拉了马荣一下说:“人家送《入学通知书》给你呢。”正在沉思中的他猛然一惊,语无伦次地说:“什么《入学通知书》?”那人说:“我是中学教师,送给你高中《入学通知书》,明天就开学了,校长特别关照我,今天一定要将通知书交给你,你回去好好准备,明天准时到学校报到上课。”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人世间哪有这么美妙的巧合,哪有这么称心的好事,来得太突然了。事实就在眼前,他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连连点着头。双手接过梦寐以求的迟来的高中《入学通知书》。他的梦想实现了,疲惫和无助顿时消失,虽然已是傍晚,看得出,他的心中仿佛升起了黎明的曙光……

水乡儿女用无悔洒满成精神
潮起潮落,沧海桑田
泊在胸怀的三阳河魂
不再惆怅、忧伤
我眼角蠕动着幸福时光

□ 张学杰

水乡儿女用辛勤组合成速度
水乡儿女用执著澎湃成信念

豌豆饼

□ 张恒强

杨柳依依,桃花朵朵,又到豌豆饼上桌的季节了。晨雾中,缕缕清香四处飘逸,纯正的豌豆气息,幽幽然,还伴着菜籽油的芳香。不消说,奶奶

正赶着时节,张罗着老家特色小吃——豌豆饼。

豌豆饼是由豌豆菜叶制成的面食,外表酥软,内里筋道。刚出锅时,它宛如温润的碧玉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先是微微的咸,然后是淡淡的甜。再回味,唇齿生香,余味悠长。如果持上一碗清粥,那就锦上添花了。

豌豆饼清新淡雅、爽口宜人,俨然成为家乡餐桌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然,它隐约在寻常百姓家中,不自满、不媚俗,轻轻唤醒人们“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豌豆饼深受大众喜爱,不仅得益于制作流程的简捷,也不仅依托人们对其美味的简单向往,最重要的还是源自本身材料的纯天然。无论天寒地冻,还是春暖花开,豌豆总是以昂扬的姿态蓬勃生长,绽放绿色的诗意。它既不挑肥拣瘦,也不怨天尤人,只需巴掌大的一块闲地,就能冬日萌动、春风扶绿。

许是恶劣的环境造就了它体内百毒不侵的真功夫,嫩绿的豌豆苗不光让害虫惧怕、农资远离,而且还固氮增肥、改善土质,为环保尽绵薄之力。如果主人过意不去,略施草木灰,豌豆就“噌噌”地往上长,立马倾情回报。因此,阳春三月,豌豆在我的家乡并不鲜见,小沟旁、田埂上都摇曳着它们婀娜的身姿。

豌豆,也称“安豆”,寓意“平平安安”。乡人取豌豆菜叶制成饼,想必饱含着自己对亲人们“一帆风顺”的美好祝福吧!清明前后,豌豆菜叶含苞欲放、鲜嫩欲滴,掐之有点于心不忍,怕它遭受灭顶之灾,几天后,又在别的枝蔓处张开青涩的笑脸。

豌豆饼是面食,自然少不了面粉,不过,它不同于烧饼、大饼采用稍显粗糙的小麦面,而是选择精细的糯米粉。糯稻由于产量低、生产期长,在农村并没有大面积推广,但这丝毫不影响农人种植的兴趣,他们总会找出小块田插上几把秧,毕竟谁愿意与舌尖上的美食较劲呢?

糯米洗涤爽干,照上几个太阳后,方能送至加工厂粉碎、精研、细磨,最终汇成雪白的粉糲。不过,事情远没结束,糯米粉到家后必须平铺在大匾里,挑上好天气搬到院落里晒上十儿八天,让它充分收干。印象中,这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儿。那段日子里,我们不敢跳出门门戏耍,一方面担心老天变

五月,青春飞扬

□ 徐霞

五月的花海灿烂缤纷,年轻的脸庞写满梦想

六月的季节激情飞扬,年轻的心中充满力量

我们站在五月的花海中歌唱,迎接六月新夏的激情时光

我们是时代的骄子,享受党的雨露阳光

我们是人民的宠儿,肩负百姓的重托希望

我们是自己的主宰,用辛勤耕耘自我梦想

从五月启航,我们坐在党校的课堂

有清晨的书声朗朗,有傍晚的自习深思

有渊博的教授讲座,有积极的学员互动

有精彩的脱稿演讲,有全新的思想感悟

向六月进军,我们走进焦裕禄的精神家园

学习时政,知道天下四方

提升能力,探寻工作良方

展示才艺,放飞青春梦想

体验农活,体会百姓疾苦

知法明德,遵守廉洁自律

倡导文明,自有独特涵养

五月,我们从党校出发,一颗红心向党

青年,我们倍感压力大,激情催发力量

未来,召唤我们前行,奋斗成就梦想

让我们高唱青春的赞歌,用一颗热情奔放的青春之心

学焦裕禄精神,行三严三实

为中国梦奋斗!前进!前进!前进!

脸,鸟儿偷食

□ 张恒强

脸,鸟儿偷食,另一方面则担心天黑前不能及时收摊,惹上晚露……

豌豆饼香重、味浓、色艳,含在口中细腻绵柔,过后叫人念念不忘。清明返乡,我特别捎了一大袋豌豆头、粉面回城。

爱人见状,嗔怪道:“馋鬼,又给我出难题了!”

“不同的人做饼,也许有不同的味道!”我打着哈哈,一脸恭维。

豌豆饼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作工艺。在沙发上休憩的奶奶闻言后,也近前凑热闹:“豌豆菜叶用开水焯一下,切碎与粉面伴水揉合……”

爱人如法炮制,不一会儿盆中的材料拌成糊状。为了保证口感丰富,她又敲了一枚鸡蛋,加了少量盐水和进面里。准备完毕,爱人取出平底锅,胸有成竹地说:“看得出,做豌豆饼同煎鸡蛋一个理,火候掌控很重要!”

奶奶笑而不语,只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只见爱人熟练地滴入少许菜油润锅,随后将面团分成一个个圆饼,置入锅内上下平翻。少顷,白绿相间的表面在文火的助力下,呈现出一片金黄的色泽。

“咦,好香呀!”儿子嗅着鼻子,一脸享受,“好像是豌豆饼的味道……”话音未落,小家伙一头闯进厨房,探个究竟。

“味道如何?还不算太差吧!”爱人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不错,不错!”儿子指着桌上的空盘,抢先发话,“瞧,第一锅已被咱俩端掉了!”

“嗯,还不赖,快把我奶奶比下去了!”我摇晃着脑袋,故作遗憾,“不过,你做的速度太慢,跟不上我们趟!”

“贫嘴,好吃还要找借口!”爱人白了我一眼,淡定地说:“只要你们喜欢,我还会继续努力……”

咀嚼着家乡特有的美食,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耳畔掠过一首再熟悉不过的童谣:“好吃精,把(嫁)南京,南京不要,朝大河里撂……”

谁说好吃是女人的天性?我看,未必!

文游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